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兩花香 第二種 少知非 鄭君召

少年子弟，寧可終身不讀書，不可一日近小人。此陳眉公格言也。要知少年人雖不讀書，只是愚樸，卻不害大事。若一與小人親近，染成敗壞習氣，如油入麵，豈獨貧賤？每致喪心非為，身家不保，及陷於罪，悔之已晚。試看鄭友，若不改邪歸正，必遭大難，小人之害如此。

少年人只是勤儉守分，不務外事，則一生受享許多快樂。若或一時昏迷錯誤，隨即悔改，猶可收之桑榆。此帙書，少年人不可不熟看。

我有一個朋友，姓鄭，名君召。他父親開張布店，約有三百餘兩本銀。因只生他一人，母親又去世得早，□分鍾愛，不曾教訓。從小時就不肯讀書，最喜玩耍。到二□一歲，就娶了媳婦與他。若是勤儉安分，盡好過活，不意父死之後，他把布店都交與湯夥計掌管，自己只喜閒蕩，最愛穿好的、吃好的，每日搖進搖出。人人都說他為「富家郎」。我看這光景，因做了個鼓兒詞，寫成斗方，勸他莫學奢華。詞云：

勸你們，莫奢華，淡泊些最是佳。何須浪費爭高大？珍饈羅列喉如海，衣服新鮮錦上花。只恐福小難招架，這作為怎能長久？總不如樸實成家。

有個小人姓楊，他幫閒稱最，蔑片居先，專會吸人咬人，所以人都叫他做「楊辣子」。看見鄭友奢華，不知有幾萬兩的家財，因來假同他親厚，凡有諸事，□分幫襯，□分奉承。鄭友不知利害，竟與他往來，做了莫逆，一刻不離。

一日，楊蔑片歡喜，向鄭友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最難得是少年標緻，又難得是手有餘錢。古人說得好：『不玩不笑，誤了青春年少。』若過到壯老年紀，豈不將好時光虛度？須要學幾出好戲，不獨自己玩玩，又且免些村俗，知些歡樂。我有個極好極厚的師傅，他是個串戲老作家。我同你去玩玩，豈不甚妙。」

鄭友點頭道：「承兄指教，好是極好，只恐怕多費銀子，又恐怕我生性蠢拙，習學不來。」楊幫閒道：「都在我身上，盡力囑師傅，用心教導，包管學會。在別人要學會了一齣戲，極少也要謝銀一兩。我與他至厚，只等他教會了，串熟了，每一出不過謝他五錢銀子，他也不好較量。」鄭友聽見所費不多，就滿心歡喜，揀了一個好日子，穿了新衣服，同了楊幫閒來拜戲師。

那師一見鄭友大喜，敘過幾句閒話，笑說道：「尊兄這樣一個標緻相貌，該做個旦角，只是不敢有屈，竟學一個小生罷。」鄭友依允，將抄的曲本交與他，按著鼓板，口傳身教。他偏有聰明，不消兩、三日，已將一、二支曲子唱上了。師傅又大喜，上半日唱曲子，到了下半日，就大家閒散玩玩。

那同伙的五、六個少年人，都說道：「取紙牌骰子來，大家看個東道，晚上吃酒，不好偏擾一家，不過費幾分銀子，事極微末。」拉鄭友入座。他回道：「從來不知看牌擲骰。」隨即有一個人指教他習學。果然，一學就會。先是幾回東道、酒食，到後來竟是賭錢。先是幾錢，到後來竟是幾兩。我聽見鄭友人在賭錢場裡，心中大惱，又做了一篇戒賭的唱兒送與他。詞云：

勸你們，莫賭錢。迷魂陣似蜜甜，無昏無曉相留戀。頭家幫客都想賺。打罵爭喧最可嫌，娼優隸卒同卑賤。起先時衣囊拆揭，到後來典賣田園。

怎奈鄭友聽如不聽，只因眾賭友串通一氣要贏他，不肯放鬆，總不要鄭友拿出一釐現銀，都是楊幫閒一力招架。鄭友初出來玩的，賭到興頭上，竟寫一行字付銀幾兩，又付銀幾兩，都交與楊頭家。不過玩了□多日，竟輸了一百二□餘兩。

臨了那一日，眾人收起籌馬牌骰，都向鄭友要銀子，他卻並無分釐。眾人大嚷道：「好不公道。假如你贏了別人的銀子，你可要別人的銀子？」這個要剝衣服，那個要拳打腳踢；這個要抓泥來塗污，那個要鎖起來喊官。

鄭友急得走投無路，只得哀求楊朋友招架，寬期幾日。做好做歹，放去設措銀子交還。因將父遺的本銀，又將些布疋賤價賣銀。反是楊頭家假做好人來說合，紋銀八折交代，兌出紋銀一百餘兩，又封一兩銀子謝戲師，方纔退貼開交。他一伙小人在暗處瓜分完結。

這鄭友回到家中細想，自恨道：「無端信人去串戲，起先看東道，及至後來賭錢，白白被人騙去百□兩銀子，受了多少羞辱，著了多少氣惱。若早聽某人好話，不到如此，銀子費去，又不曾玩得快活，好生不值。」

正在納悶，另有一個姓袁的幫閒蔑片來說道：「我聞得鄭大爺因輸去銀子，連日在家納悶。目今蘇州來了一個出奇的妓女，纔一□七歲，人才出眾，真個是現在的西施。我同你去玩一玩，消消優悶，何等不好？」鄭友聽得大喜，因同了袁人前往，誘到鈔關門外堂巷裡一家，果見有妓女，骨格輕盈，□分嬌媚。

鄭友春興勃然，又袁人在旁攬掇，自然上了道兒。鄭友就星飛回家，取了五兩銀子，兩疋綵緞，兩隻銀杯，送到妓家，交與鴛兒，以為初會之札。那鴛兒收了銀子、禮物，甚是歡喜，連忙定桌席，花攢錦簇，吹彈歌舞，宿了三日。一切賞賜等項，俱出袁人之手。鄭友銀子用完，又來家設措銀子去接用。我那時在他布店裡，聞得鄭友纔離了賭場，復又去嫖，不怕他取厭，又做一唱詞送去了。詞云：

勸你們，莫要嫖。姊妹們，慣逞嬌，做成假意虛圈套。癡心恩愛如珍寶，當面溫存背跳槽，黃金散盡誰歡笑？只落得梅瘡遍體，最可憐衣食無聊。

那鄭友只當不曾看見，慌忙帶了銀子，又到妓家去。原來這妓者，叫做「懷哥」，不獨生得標緻，且有一身本領，吹得彈得，寫得好，畫得好，唱得又好，飲得又好。所交的都是介公子，在垢術中也是數七數八的。這鄭友不過生意人出身，字畫吟詠，總不知曉。即打差之費，亦在鄙吝半邊。

那懷哥眼界極廣，那裡看得他在心，所以鬼臉春秋，不時波及。鄭友是個聰明人，用了幾□兩銀子，反討不得個喜歡，心中深自懊悔。推事辭了妓者，獨自坐在家裡，好生煩惱，痛恨這楊、袁二人。想道：「若不是他們來引誘我，怎得自尋罪受？」因吩咐門上店裡人：「此後二人若是再尋我，總回他不在家，發誓永不與他們會面。」

正在懊恨時，適值我到了他家，說道：「我今日特備了一肴一壺，在舍下恭候，同你去散悶。」又請了湯夥計做陪客，遂同了二人到家裡。三人共席，飲了幾杯。我對鄭友說道：「在坐無別人，可談肺腑。我因與你父親交厚，他去世之時，請了我在牀前，當你的面，叮嚀托我教訓，雖然我是你的朋友，我卻是你的父輩、尊長。你這幾年嫖賭搖嘍，凡下流的壞事，無不做到，我幾次做歌詞勸你，你都不睬。

你只想這四、五年來，總因不守本分，費了多少銀子，吃了多少苦惱，受了多少羞辱，也知道鹽也是這樣鹹，醋也是這樣酸，苦辣味都嘗盡。但你是個極聰明人，智巧有餘，凡百諸事，一學就會。如何這等瞌睡昏迷，呼喚推搖，都不得醒，你若再不急急改過自新，必致貧賤非為，死無葬身之地矣。

我向日曾將少年人的行止好歹，細細的做了一帙，刻在《人事》通書內。因說得甚長，今印了一本，裝釘整齊，送與你帶回家去，細細熟看，心中自然明朗。我勸你就從今日起，依我的好話，只當重又從你母親胎裡另生出個新鮮身子來。真是『已過昨日如前世，睡起今朝是再生』，把那些壞人一概都辭絕，把那些壞事一概都不做。每日只坐店中，一心一意只勤本分生理。你這湯夥計，是個誠實好人，齊起本銀來，快托他代你往婁塘、江陰、蘇州，收買布來，多買多賣。

我又聞得你尊嫂□分賢能，屢次諫勸，你總不聽。今後家中事，快托他代你料理。我知道尊翁聽積有限，怎比得富貴人家、王孫公子，成千累萬供著浪費？幸喜這湯銘兄至誠照管。若遇壞人，此時本銀已經都虧折完了，切須改過，包你不久就興旺發財。不

獨我心歡喜，不負令尊的囑托，即是令尊知家聲不墜，也含笑於九泉矣。」

鄭友聽完這些話，兩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我非草木，從今謹遵老伯台訓，急急改過自新了。」我聽完這話，也甚歡喜，三人痛飲而別。

自後，我又察訪，鄭友果然勤儉安分，一毫壞事不為。又過月餘，我由江都縣門前經過，遇見鄭友在縣前伺候。我急問：「因何在此？為著何事？」鄭友訴說道：「自老伯勸諭之後，我專心改過學好。不意某人欺我忠厚，拖欠我許多布銀。向他取要，除布銀不還，反把我毆辱，忍耐不住，我因寫了狀子告他，與他不得開交。」我力勸他回去，「同中再要，如何不還？」又吩咐他：

「今後寧可價錢讓些，切莫賒欠，免得淘氣，切莫告狀。」因而又做一詞寄與他。詞云：

勸你們，莫興訟。告狀的，真是癡。花錢費鈔荒田地，贏了冤家圖報復，輸了刑場活慘淒。如爐官法非兒戲，有甚麼深仇大隙，自尋那困苦流離。

過了年餘，鄭友從大東門走，見城門內枷了許多人。訪問，原來是縣官訪拿刮棍並賭博打降等犯，每人四□板，枷兩月示眾。看來，竟有楊、袁並當日同賭的在內。鄭友急忙低頭走去，只推不曾看見。自想道：「若不是改過學好，今日也難逃此難。」見了更加學好，每日將我與他的《人事通》一本，又另將我做的四個唱詞抄寫一本，都放在几上，時刻熟看體行。

又過了三年，鄭友是三□大壽，生了一男一女。那日設席，請的親友都是長厚好人。那酒席中甚是歡喜，自己計算，竟有父遺的本銀增添兩倍。因感激我教訓成家，拜我為義父，極其尊敬。我又教他代湯夥計娶了親。自後，除本分利。後來將生的男女，兩家結婚至厚。現今過活，甚是快樂，真個是「敗子回頭金不換」也！

世上人只看這鄭友，若不是肯聽好話，自己悔改學好，怎得有個好日子過活？少年人不可將我這些話，看做泛常揭過，纔有大益也。